

兩晉詩論

鄧仕樑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
語文學部碩士論文

鄧仕樑 著

兩晉詩論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版
權
所
有

兩晉詩論

著者：鄧仕樑

出版者：香港中文大學

承印者：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一月初版

定價：港幣十五元

兩晉詩論序

饒宗頤

王濟曾謂文生於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爲詩，而非詩也；詩者藝也。折以士衡之論，詩緣情而綺靡，則以性情爲詩，是緣情也；而藝其致綺靡之術乎？後人不解緣情之義同于託興，猥以詩爲陳事之辭，或深諱綺靡，快意直寫，質實無華，去詩之道彌遠矣。

蓋情者文之經，而藝者辭之緯。劉彥和綜爲情采，此立文之大原，詩之道，固未外是也。詩大序云：吟詠性情，以諷其上。鍾仲偉云：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性情爲謳吟之本，人盡知之，細爲釐析，則情之與性，原非一物，漢人區情性爲陰陽二面，以爲性者陽之施，而情者陰之化。（如白虎通德論）建安以來，爲詩皆毗于陰，工於言情，敍志必哀，以悲爲主。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晉氏以降，承其餘響，張華之兒女情多，陸機之悲情觸感，論古詩則曰意悲而遠，評越石則云詞多感恨，卽景純遊仙，仍是九辨坎壈不平之遺，無不巧於敍悲，以情爲極摯，故西晉詩風，緣情綺靡一語，足以盡之。而述情怊悵，終未越建安風力之藩籬，此其大較也。然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逮于過江，佛理滋盛，孫許有作，平典似道德論，玄風所被，漸欲由情入性，詩與玄會，或理雖充周，而語同填砌；或淡乎無味，而理浮于辭。縱曰因談餘氣，流成文體，而轉鄰偈頌，難以諷詠矣。斯道之弘，至於陶公，乃爲極軌。故約而論之，西晉主情，實深乎風；東晉體性，漸偏于理，王濟性情之說，至是判爲二途。固知詩之爲物，與術業未曾乖離，而學風與詩，正互爲表裏者也。

原夫詩之內在要素，蓋有四焉。曰情、曰性、曰景、曰事。情出於悲，性適乎理，景窮于物色，事達

乎史鑒。建安蔚其風骨，志深筆長，其成就在情，至若晉詩，所以度越前軌，厥爲情以外之三者。玄趣振清，山水流韻，今所共悉。而言事之製，關於識力，表現于詠史一路，左思而後，袁虎尤稱高唱。彥和美其賦既梗概，情韻不匱，於詩諒有同然。斯則晉詩之別裁，有待揚摧者也。

鄧君仕樑撰兩晉詩論，依據文心詩品評語，辨柢精微。曩曾審查君篇，已訝其觀瀾而索源，足以攝神性而包會通。惟是縛理有餘，實體難該，承命爲序，爰括其大旨，陳厥演變之由，爲君張目，或亦可爲讀君書之一助歟。辛亥重陽，饒宗頤，時在星洲。

題辭

鄧仕樑君著兩晉詩論成爲題六絕句

鍾應梅

一

元氣淋漓自有真，兩京健筆孰爲隣？新辭詩律開生面，第一功應屬晉人。

二

兒女情多愧相才，君虞臣詐氣先摧。文章無用南金盡，慷慨河橋事可哀！

三

千秋文賦見文心，唯海能容萬派深。獨惜如江華藻手，投時足曲有庸音。

四

練義研文嘔肺腸，十年辛苦秘書郎。憐君不藉金張業，壯采奇辭麗太康。

五

道術詩篇萬古雄，仲尼刪述見彌縫。如何涼德司馬氏，却有淵明殿晉風。

六

文章漫許寸心知，揣骨何人祇相皮。我向斯編見甘苦，識君能作晉人詩。

辛亥中秋前三日於沙田藥園

敘論

漢末五言騰踊，曹氏七子之徒，並氣高辭逸，磊落英多，邈焉難繼。逮於有晉，時主不文。景文深阻，事絕橫槊之篇；孝惠駭愚，空望南皮之韻。是以晉世文士，煥乎並萃，而憂生之嗟，莫或能免。遂使二俊齊傾，金谷並滅。張公純忠，命同乎上蔡；景純善筮，驗應於南岡。嗟乎！惟天生才，時實害之，運極道消，良可哀矣。

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下及永嘉，其風復盛，豈不以時衰而俗亂，故蹈虛以遠禍也！晉室過江，尤好玄談，無貴逾麗之辭，惟采柱下之旨。孫許諸公，轉相祖尚，清虛不足，加以佛理，是又詩之極變也。後世若齊梁亟矯其枉，趙宋頗沿其法，爾其踪跡，皆有可尋。劉郭孤標於前，陶謝騰芳於後，則江左風流，豈宜盡棄？

文心有言：「晉世羣才，稍入輕綺。」輕綺之評，是爲篤論。然而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今茲所論，非以標舉宗風，實欲究其流別。文賦稱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彥和亦謂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不揆固陋，竊用慕之。本篇畧舉兩晉流風，並及一代作者，取舍或遠於時談，高下必務爲平理。若夫淵明身沒於宋朝，而心繫於晉世，高風逸采，論者已多，此不及焉。

目錄

兩晉詩論序	饒宗頤	壹
題辭	鍾應梅	叁
敘論		伍
第一篇 緒論		
第一章 魏晉之際文風述畧		一
第二章 兩晉文學理論畧說		七
第三章 兩晉詩之淵源		一七
第四章 「晉世羣才，稍入輕綺」說		二一
第五章 晉人之風尚與術藝		二五
第二篇 西晉詩人		
第一章 張華		三三
第一節 傳畧		三三
第二節 張公詩風畧說——「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辨		三三
第三節 茂先詩與道家之言		三八
第四節 張公之影響		三九
第二章 傅玄 傅咸		四三
第一節 傳畧		四三

第二節	「楨幹之實才」說	四三
第三節	論二傳詩	四五
第四節	釋「繁富」	四七
第三章	張載 張協	五一
第一節	傳畧	五一
第二節	論孟陽詩	五一
第三節	景陽詩風與巧構形似之言	五四
第四節	雜詩十首簡釋	五八
第五節	畧論景陽之「音韻鏗鏘」	六二
第四章	陸機 陸雲	六八
第一節	傳畧	六八
第二節	才大與情繁——論士衡詩風	六八
第三節	擬古與樂府	七七
第四節	士衡詩之「悲情」	八〇
第五節	「陸機爲太康之英」說	八三
第六節	士龍詩畧論	八五
第五章	潘岳 潘尼	九一
第一節	傳畧	九一
第二節	登城與悼亡——論安仁之源流與章法	九一

第三節	清綺與輕敏——論安仁詩風	九五
第四節	「巧於序悲」論	九九
第五節	潘尼詩畧論	一〇三
第六章	左思	一〇六
第一節	傳畧	一〇六
第二節	詠史詩論	一〇六
第三節	論招隱與嬌女詩	一一二
第四節	「野於陸機」辨——兼論「左思風力」	一一七
第七章	其他名家	一二四
第一節	何劭	一二四
第二節	石崇	一二五
第三節	歐陽建	一二七
第四節	曹摅	一二八
第五節	子荆零雨之章	一二九
第六節	正長朔風之句	一三〇
第七節	季鷹黃花之唱	一三一
第八節	泰機寒女之製	一三二
第三篇	東晉詩人	
第一章	劉琨（附論盧諶）	一三五

第一節 傳畧	一三五
第二節 劉琨源出考畧	一三五
第三節 懷戾之詞與清拔之氣	一三七
第四節 盧湛詩畧論	一四一
第二章 郭璞	一四四
第一節 傳畧	一四四
第二節 遊仙詩論	一四四
第三節 論景純始會合道家之言與始變永嘉平淡之體 ——附論景純之「憲章潘岳」	一五一
第三章 玄言詩	一五八
第一節 「因談餘氣，流成文體」說	一五八
第二節 孫綽	一六一
第三節 許詢	一六六
第四節 蘭亭詩論	一六七
第四章 佛理詩	一七五
第一節 玄學與佛理之合流	一七五
第二節 支遁與諸道人	一七八
第五章 其他名家	一八四
第一節 曹毗 庾闡	一八四

第二節	袁宏詠史詩	一八七
第三節	楊方合歡詩	一九一
第四節	湛方生	一九三
第五節	殷仲文之孤興 謝叔源之閑情	一九四
第四篇	總論	
第一章	晉詩之修辭	二〇一
第二章	晉詩之評價	二一一
第三章	晉詩之影響	二一五
參考書目		二一九

第一章 魏晉之際文風述略

自東漢以降，文士有作，必斟酌經辭，雖或略文華，而雍雅儒雅。及桓靈之間，君道秕僻，儒術亦衰，章句鄙於通人，俳優與於辭製。〔一〕爾後天下分崩，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三祖陳王，咸蓄盛藻，七子之徒，掄揚風烈。觀此羣才，並體貌英逸。至於雅好慷慨，復藻玄思，述情侈於哀樂，結體漸趨清峻，此其大畧也。〔三〕

是以降及魏晉，文以情變。不無儒雅，而非復兩漢之音；頗尚華辭，又下開六代之盛。尋其風氣，可畧而言：

一、自漢武崇儒，勸以官祿，學者莫不戶習經書，家研禮樂。中興以後，雖雜以陰陽圖讖，而仍以經術爲主。然經傳乖離，解經者又務碎義逃難，說一經，往往至百餘萬言，故自通人以上，深所不好。〔二〕後漢書儒林傳論云：「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大抵蔚宗所謂「通人」，本於王充論衡超奇篇：「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縵袍也，其相去遠矣。」故通人之名，聊勝儒生而已，至於鴻儒，又與儒生相去萬里。尋其所論，蓋即貴文才而賤經生也。世傳蔡邕秘玩論衡以爲談助，〔四〕可見仲任之論，影響及於漢末魏初者殊深。暨於建安，儒術既衰，文學轉盛，亦以時重文才，謂文章大業，

足以不朽也。班固言漢世經術浸盛，「蓋祿利之路然也」，〔五〕然逮曹氏革命，既篤好文章，故仕進罕由經術，而多用文才，〔六〕王粲、陳琳、徐幹、阮瑀等，並以文采見用，曹植與楊德祖書所謂：「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時以曹公愛才，且兵戈未息，軍國需士，於是官才任能，不問德行，故魏晉羣才，以文采進用者多，與漢世之專由經術不同。至晉代或有以清言得官者，此又一變也。

二、漢末經師，以馬鄭爲著。馬融才高博洽，教養諸生，常有千數，而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所注羣經而外，有老子、淮南子、離騷等。又頗用老莊之說，觀其解經，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七〕實已異於俗儒經生。同時張衡，亦爲碩儒，衡有思玄賦，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故遠仰玄訓，以宣寄情志者也。〔八〕凡此並下開魏晉說經之風，如王弼易注，但闡明義理，盡棄漢人術數之說，而祖尙虛無，使易竟入於老莊，所以異於章句之學也。此外若何晏論語集解、杜預左傳集解、范寧穀梁集解，並棄去漢人治經之方，自求精要之理。〔九〕學術既殊，文情自變，說理則通脫委曲，言志必稱心而發，驗於時序，有由焉爾。

三、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以爲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立俗施事，無所不宜，〔一〇〕信足以籠括諸家，及儒術既尊，道德稍替，而稱援老莊者，猶時時而有。自漢末大亂，生民既苦兵災，復羅疾疫，厭於禮樂，頗慕玄虛，道家之言，因而大盛。王弼何晏，祖尙虛無，正始談風，彌以動衆。魏晉但以虛無解老子，固未足以知老子者，然浮華既扇，於時篇什，遂多染玄思，此則正始導其源，永嘉揚其波，逮於過江，乃惟玄是務矣。

四、論文之作，建安以前，鮮有專篇，自王充論衡，標重文之旨，曹丕典論，復大重文辭，其言曰：「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

之無窮。」〔二〕又與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立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藉。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三〕蓋感年壽之不常，故期不朽之盛事也。今人治文學史者，以魏晉爲文學之自覺時代。蓋前此重文，不外以資教化，諸子操筆，乃欲以希無窮。又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既云少小好爲文章，又謂「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子建才高而勢窘，故不無激憤之言，辭賦小道之說，殆非其本懷，〔四〕故楊修報書曰：「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此正可見建安輿論，咸重文辭。由是俊才雲蒸，競抒麗藻，下及陸機文賦，遂稱茲文之爲用，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爲津。後世張大文用，知其源發於魏晉也。

五、文入魏晉，體制誠已恢張，尺牘短簡，亦尙騁辭，如應璩與曹長思書云：「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杌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此劉申叔以爲詞浮於意者也。觀史遷之報任安，楊惲之酬會宗，雖含殊采，而未有若此者。又漢代之文，雖多引錄成言，而用事之工，始於建安，彥和稱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五〕迄乎魏晉，隸事轉繁，乃有非引書不易成文者，仲偉言大明正始中，文章殆同書鈔，〔六〕斯又補假之極弊，繁密所漸至者矣。

六、魏文有言：「詩賦欲麗。」〔七〕大抵魏晉以降，詩以緣情，賦以體物，而並歸輕靡，昔揚雄辭賦

之傑，而稱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爲淫，又謂辭人之賦麗以淫，〔一七〕至於魏晉，乃惟恐其不麗。建安詩雖不求纖密之巧，究與十九首質直不同，及晉尤有清綺之評，此不詳說。若夫賦者，魏文以王粲爲長，〔一八〕彥和稱仲宣靡密，〔一九〕登樓一篇，正足見魏晉風調。他若樂府讚頌銘誄之文，即文筆之分而後所謂文者，亦莫不改易舊體，稍趨華靡。至陳壽上諸葛亮集表云：「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二〇〕夫以經事綜物之辭，猶尙責以文采，則世之重文采可知。

七、兩漢既靡儒風，奏議書論之屬，並多引經義，以爲論斷。魏之初霸，術兼名法，故校練名理之文寢盛，此弗尙麗藻，固與詩賦異勢，所謂筆也，其體多直抒己意，雖反覆申辯，而益務清峻。文心論說篇曰：「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又曰：「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鋒穎精密，故宜辨析名理，此西晉之文，近承正始餘緒，而下開江左風味者也。〔二一〕

附註

〔一〕參後漢書儒林傳論，及魏志王肅傳注引魚豢魏略儒宗傳序。又文心時序篇：「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

〔二〕劉師培中古文學史（商務本）第八頁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曰：「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脫之由，可得而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尙通悅，悅則侈陳哀樂，通則漸染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